

3001



銀川文史資料

第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35年春马鸿逵在宁夏省城中山公园绿化时为兵工示范。(右二为马鸿逵,右四为秘书邹德一)



1938年元月1日马鸿逵在省城中山公园银湖举行的化妆滑冰会上。(左一为马鸿逵,左二为马五姨太邹德一)

諭顧太監朕二十日到花馬池因地方甚遠着

等皇太子報回來遲誤數日所以打發報

去之便

恭請

皇太后萬安宮中清吉平安近日朕頗綠旗
官兵打圍鷄兔多民情好水草佳朕等不
必掛念只候好音還有一件如今正是開花
的時候照去歲例請

皇太后宮裡也請到正苑看花游湖如蒙

容特諭

目 录

历史纪事

- 康熙皇帝西巡宁夏时的一道手谕 … 陡生淮(1)
日机三次轰炸宁夏省城见闻 …… 杨发第(8)
闲话 1942 年蒋介石来宁夏 …… 那英俊(16)
宁夏和平解放《协议》落实的经过 … 王伯祥(22)
马鸿逵从事银川园林绿化 …… 黄多荣(32)

满族史料

- 宁夏满族早期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
…………… 赵贵春(41)
银川新城满族饮食杂谈 …… 那英俊(57)

抗美援朝

- 马良山防御战 …… 牛继宁(64)

政坛纪实

- 宁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 何兆国(76)
我在农村搞社教的一段往事 …… 李祥石(100)

禁烟禁毒

- 银川烟毒流行历史及解放初期禁烟禁毒运动 ……
…………… 徐 廉(106)

名人怀念

-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那段日子里 …… 陡生淮(118)

林伯渠副委员长来到红花公社民乐村	李云桥(125)
彭真委员长心系宁夏	李云桥(130)
杨得志将军同宁夏人大代表话今昔	李云桥(136)
首任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 ...	李云桥(142)
难忘的公仆形象	郭玉琳(148)
经济史话	
宁夏农五师成立概述	朱冲涛(156)
初建贺兰县造纸厂的回忆	王兆忠(160)
湖水汪洋话旧日银川	马忠清(167)
文教卫生	
我对西夏钱币的研究(续)	牛达生(172)
金允诚创办定远营女子小学	马忠清(182)
“上海文教大队”支宁教师往事追忆	张德甫(186)
银川郊区通贵乡发生的鼠疫	陆建中(208)
云山万叠入画来——记国画家沈德志	井笑泉(213)

封面照片:农忙时节(国画)..... 沈德志

康熙皇帝西巡宁夏时的一道手谕

陡生淮

《中国历代皇帝墨迹选》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一部介绍上自东汉,下至清朝,历代皇帝书艺墨迹的书。该书为精装 16 开影印本,其中有康熙皇帝手书《硃谕》一件。所谓《硃谕》,就是皇帝用红色硃砂(该书系影印,字迹为黑色)写的谕旨,亦称手谕。现将原文抄录如下:(原文为竖行,标点照原文)

谕顾太监。朕二十日到花马池。因地方甚远若等皇太子报回来。迟误数日。所以打发报□(字迹不清似“弁”字)之便。恭请

皇太后万安。宫中清吉平安。近日朕领绿旗官兵打围。鸡兔多。民情好。水草佳。尔等不必挂念。只候好音。还有一件。如今正是开花的时候。照去岁例。请皇太后。宫里妃嫔。到西苑看花。关防□□□(字迹不清,似“须知寄”三字)密。特谕。

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历代皇帝墨迹选》的编纂者在序言中申明说,编选这本书的本意是“重在书法艺术”。依笔者看,康熙《硃谕》不仅仅是一件书艺作品,而且具有史料价值。它

能得以从尘封的清代宫廷档案中被选取出来,公诸于世,供人们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道手谕虽然只有10行,123个字,看似既简单又平常,却与康熙帝西巡宁夏,指挥千军万马平定噶尔丹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远在康熙初年,游牧于祖国西北边陲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篡夺了汗位,霸占了其它三部的领地,势力渐盛,于是乘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各部发生内讧之机向东侵袭,占据了外蒙三部。清廷命其退出外蒙西归,噶尔丹不仅不从,反而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借追喀尔喀部众为名,继续东犯,侵入内蒙古。是年七月,康熙帝率部亲征,分两路大军出古北口和喜峰口,并调集盛京、吉林及科尔沁营兵助战,与叛军大战于乌兰布通,噶尔丹被打败,逃回厄鲁特。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养好了创伤以后,再次起兵,沿克鲁伦河东下,侵扰内蒙古。康熙帝再次亲征,以三路大军迎敌,自率禁旅出中路,东路军从东三省出击,西路军由宁夏出征。东西两路军会合后,在昭莫多(外蒙乌兰巴托东)重创叛军,噶尔丹幸得逃脱,其妻战死。在收集残部奔回厄鲁特的途中,得知其旧部倒戈,已经控制了准噶尔。噶尔丹失其老巢,只得逃窜到阿尔泰山东麓固守顽抗。其间,派他的儿子到维吾尔族部落去借粮食,被捉住拘献清军,便陷入了困境。康熙帝遣使劝其归降,噶尔丹冥顽不化,拒绝投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决心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于是决定西巡宁夏,亲督大军继续

进剿。是年二月丁亥(初六)车驾从北京出发,经直隶,过山西,入陕西。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三月十七日由榆林抵安边。二十日到达花马池(即今盐池县),二十一日驻安定堡,二十五日率军从横城渡过黄河,二十六日进入宁夏城(即今银川市城区),驻蹕原任总兵官冯德昌府第。由这一天起,宁夏城这个向来冷僻的边塞小城,就成了皇帝的行营和征讨噶尔丹的前线指挥部。康熙帝坐镇宁夏,一方面运筹指挥各路大军对噶尔丹的围剿,一方面还接见了陕、甘、宁地方官员和鄂尔多斯蒙古首领,听取和处理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次西巡,从进入盐池县到离开宁夏共历时 26 天,于是年闰三月十五日从横城登船,顺黄河而下到白塔(今内蒙古包头市),当行抵狼居胥山时,四月十五日捷报传来,得悉噶尔丹自杀身死。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民族分裂的讨伐战宣告胜利,遂下令班师。

关于康熙帝西巡宁夏征讨噶尔丹这段历史,清代的史志中已有不少的记述,在存史的同时,不乏歌功颂德的粉饰之词。而《殊谕》则从不同于史官的角度,由当事人记录下了西巡宁夏途中的一些情况,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

首先是,《殊谕》记录了清代前期,宁夏盐池县的风土人情,为研究这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演化提供了证据。从《殊谕》中“朕二十日到花马池”和落款“三月二十一日”这两个时间和地点来看,这件手谕当是康熙帝行军到花马池(今盐池县)的安定堡时写下的。因为史书中有“壬申

(21日)驾次安定堡”(《乾隆宁夏府志》卷一·22页)的记载。《殊谕》中还写了“近日”所见所闻的情况是“鸡兔多,民情好,水草佳”,虽然只有九个字,却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三百年前,盐池县及其周围地区的景象是一片水草两旺,有不少飞禽野兔出没其间的天然草场。还说这是在行围打猎时的所见。试想,如果这里当时就是一片干旱贫瘠之区,物产很少的话,动用大队人马去围猎,恐怕就不值得了。可是,到了现代,这个地区就不是那种景象了,已经变成一片干旱缺水、沙进人退的贫困地区。可见,经过数百年来演变,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今人警觉的程度。除了自然灾害的原因之外,恐怕人为的滥垦滥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第二点是为研究康熙帝西巡途中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殊谕》中有“近日朕领绿旗官兵打围”一句。清代宫廷有皇帝“秋狝”的惯例,皇帝带领官兵行围打猎,本来是件平常事。可是当时的情况不同,当时处于战时状态,征讨噶尔丹叛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奋战,而作为征讨大军最高统帅的康熙帝及其随行的诸皇子大臣们却兴师动众,行围打猎为乐,这至少也有本末不分之嫌。所以史志中的记载与此是大相径庭的,如《乾隆宁夏府志》(卷一·圣祖仁皇帝西巡纪事)和《大清历朝实录》(卷181·11—12页)写到这段时说,宁夏总兵官王化行前往安边接驾,奏请“预备马军数百于花马池,恭候圣驾行围”。康熙帝则以噶尔丹未灭,马匹紧要为由,指示“罢猎而休养

马匹”。这样,就把行围打猎的事掩饰了过去,然而皇帝却在《殊谕》中记下了史官不敢写的情况。

第三点,《殊谕》传达了朝廷与噶尔丹叛军之间的斗争形势。康熙帝这次亲征,已经是第三次对噶尔丹用兵,经过上两次的沉重打击,噶尔丹已经元气大伤,所以康熙帝对这次的围剿是乐观其成的。你看他怕等皇太子报信回去要“迟误数日”,还在行军途中就打发“报弁”快点去报信,让宫里人“不必挂念,只候好音”,“好音”,当然是战局有利的好消息了。同时,他还想到,农历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地关照“请皇太后,宫里妃嫔,到西苑看花”。如果战局不利的话,值此两军对阵的情况下,哪有这份心思去想这些闲事。这也说明,搞民族分裂不得人心,讨伐噶尔丹叛军是人心所向,才能节节取得胜利。

第四点,《殊谕》提供的材料,补证了史志记载的不足。如康熙帝西巡宁夏时,究竟有几个皇子随驾到了宁夏,史志的记载各说各话。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上行兵宁夏,命皇长子允禔随驾”,(卷180·7页)。允禔本是皇十四子,被封为恂郡王,他和后来继承了皇位的雍正帝胤禛(皇四子)是同母所出。《实录》虽然把皇十四子错冠为“皇长子”,但毕竟具名允禔随了驾。而且在宁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十四王访宁夏的传说,如说康熙访宁夏期间,有一个百姓告了御状,康熙派十四王到米粮市明查暗访,侦破了这件连害三命的杀人案,为民伸了冤。后来,这个传说就演绎成了一出秦腔剧《玉凤簪》,久演不衰,爱听戏的老年人大多知道

剧情。当然，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都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至少是十四王到了宁夏这一点，可以从传说的口碑材料中得到印证。

另一说见于《乾隆宁夏府志》的记载，康熙帝西巡到宁夏后，“遣皇长子往吊将军赵良栋”（卷一·圣祖仁皇帝西巡纪事）。该书的文字中，还有三处也提到“皇长子”，但都没有具名。第三种便是《硃谕》中又说是“若等皇太子报回来”，这里又冒出个“皇太子”。那么，“皇长子”和“皇太子”会不会是一个人呢？须知在康熙朝，皇长子和皇太子不是一个人。康熙帝共有 20 个成年皇子，皇长子是年龄最大的允禔，因为庶出，不能立为太子，只封个直郡王，到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因故夺了爵。皇太子则是皇后所生的皇六子允礽，于康熙十四年册立，四十七年八月被废，四十八年三月复立，五十一年复废。在康熙帝西巡宁夏时，他们二人还没有被废，正是得志的时候。同时，康熙帝写这道手谕时，应该不会把皇长子或皇太子弄错的。又问，既然皇太子也随了驾，为什么没派他去吊唁赵良栋，而派皇长子去了呢？《硃谕》中不是有“若等皇太子报回来”的话吗，有可能，此时皇太子已经被派提前回了北京，所以才派皇长子去的。由以上分析，不妨说，随驾西巡的皇子是三个，即皇长子允禔，皇太子允礽，皇十四子允禵都随了驾。其所以这样说，还有一条可资佐证的史料是《大清历朝实录》的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29 日），康熙帝出宁夏城北门，检阅了绿旗马步兵操演后，“上率诸皇子及善射侍卫等射”（卷 181·21—22

页)。这里所说“诸皇子”，不会是一个皇子吧。

写到这里，不难看出，康熙《殊渝》对于研究宁夏历史是可以从中参考一二的。这仅仅是本人的一些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诚望文史界的朋友们不吝指教。



日机三次轰炸宁夏省城见闻

杨发第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采用速战速决策略,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侵华战争初期,日军依仗其装备上的优势,仅用一年零三个月便先后将我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及广大地区侵占。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当时我国的大西北,因不通火车,且公路简陋,日军运兵及军用物资均有困难,故未能侵占。因此,西北则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尤其当时甘肃省会兰州,因新兰公路畅通,在国防上与苏联保持着密切联系,日寇便将其视为重点空袭的战略目标,并配合空袭其它城市,骚扰整个大西北。为实现其这一侵略计划,1939年6月初,日本侵华军将其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集结于山西运城机场,随时命其执行轰炸任务,日机先后三次轰炸宁夏省城。

轰炸前的省城

宁夏地处祖国边陲,历史上向为甘肃所辖。1929年始建省,建省伊始即遭马仲英扰害。1933年马鸿逵主政

宁夏后,是年冬至次年春,又遭受孙殿英部攻打省城的战争灾难。战争结束后,马鸿逵只顾征兵刮民,从未把市政建设放在心上。因此到1937年11月,日机第一次轰炸省城时,城内尚无一所楼房,大街小巷均为低矮的土平房。当时城内东南西三角均有大片空地,尤以东北角面积最大,历来被驻军利用作为练兵的操场。故人们一直称其为“东校场”。城内北边(今文化街以北至城墙根处)皆为碱泽泛潮之地。机关、居民大都集中于今文化街以南的中间地区。马鸿逵主政宁夏之初编的《识字课本》中云:“人口多,人口少,宁夏人口调查了,六十五万多么少?”后又据1940年元月4日宁夏临时参议会于上半年底统计的人口数字,全省总人口也只有七十二万二千八百多人。这些数字都说明当时作为一个省建制的宁夏,人口相当稀少,省城内的人口约有三万多人。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加上当时宁夏又处于抗战后方,群众还未遭受过空袭所带来的灾难,因此对学习防空知识,开展预防活动,普遍不予重视,尤其官方更未把宣传、预防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来对待。故直到敌机第一次轰炸时,在防空方面,省城仍然是一座没有设防的城市。

第一次轰炸

如前所述,当时日机轰炸的重点城市是战略要地兰州,为了掩盖其军事阴谋,便先以少量飞机对距离较近的洛阳、延安、宁夏等地进行侦察性的骚扰轰炸。第一次轰

炸宁夏省城,就是带有这种性质的。

日机第一次轰炸宁夏省城是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下午。当时因抗战开始不久,城内的防空警报系统尚未健全,事先未发警报。是日下午四时左右,日机七架由城东北方向飞临省城上空,城内居民一见日机临空,立即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这次轰炸,因带有侦察骚扰性质,故仅沿城北偏北(今文化街)地区由东向西飞行。当时宁夏中学、宁夏师范及马鸿逵部的教导团,正处于敌机侦察轰炸范围内(两校校址在今区政协所在处;教导团在今宁夏宾馆北院处)。敌机飞到教导团门前的操场(今宁夏宾馆)时,见学生、群众及教导团学员(当时教导团学员正在上课,一闻敌机声,齐冲出教室逃避)向西乱跑,便在操场及其周围投下了五、六枚炸弹。宁中学生郑克镠、教导团干部队一队班长王佑才均被炸死,群众有的被弹片击伤。这次轰炸,因投弹不多,人民生命及财产损失不太严重。

省城经敌机第一次轰炸后,马鸿逵才开始命令着手建立防空体系,但仍不够积极,尤其在宣传方面更为不力,以后由于形势所迫,才成立了防空司令部,并命宁夏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马鸿逵为司令)马如龙兼任司令。防空司令部成立后,首先派部队给马鸿逵的公馆及党政军头目如王含章等人家挖修了防空洞,派部队将 1933 年底“孙马战争”时在四城墙根遗留下来的军事掩体进行整修后,利用其作为防空掩体。同时在四城门的门楼上,架设了以车轱辘为底座(平放)能转动方向的重机枪,防空网和警报系统随着也向健全方面发展。当时警报器安装在

街心的钟鼓楼上,以后一有情况,便从那里发出警报。由于山西运城机场离宁夏较近,且当时防空设备落后,遇有情况,大都发的是紧急警报。

为了加强防空,国民党有关部门于1938年7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在兰州举办了为期一月的“防空学校西北分校防空训练班”,参加训练的学员,由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及绥远六省自行选派。宁夏被选派的学员经向参事室徐志英同志了解,他能回忆起来的有:袁金章、徐志英、丁鹤林三人,据说共去七八人,且以党、政、军、学、商等各方面人士的身份参加。训练期间,学习的内容有:简易防空壕洞的构筑、警报、灯火管制、消防、防毒、救护等。八月下旬训练结束,各回各地。之后,宁夏在此推动下,搞过几次警报演习,并将军医和卫生实验处医护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空袭急救组织,对如何防空袭、如何管制灯火等,作了相应的宣传和部署,当时还命军队在东校场及城内北部空旷地区挖掘了一些防空壕,有些大商号及富户人家,也自行挖了防空洞。私人挖的防空洞,大都很简陋,多是挖一方坑,以圆木挨个置于坑顶,顶上再覆盖一丈多厚的黄土即成,远看似一土丘。当时笔者在羊肉街口东北处(今市政府后面)空地上看到的一个防空洞,就是如此修造的。

是年八月,为避空袭,省教育厅决定,将宁夏中学、宁夏师范两校迁至中卫县城,与中卫简师合并,更名为“宁夏省联合中学”。十一月,又决定将宁夏省立女子中学停办。

在开展防空宣传的同时,马鸿逵命部队普遍进行对空射击训练(以各种轻武器为主),后又命炮兵团将五六

门山炮架设于城内北边空地上,以增强防空力量。

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在日机第一次轰炸后才着手进行的。

第二次轰炸

1939年3月6日,日机12架由山西运城机场起飞,前来空袭宁夏省城。事前,城内虽发了紧急警报,但由于第一次轰炸伤亡不太严重,没有引起群众足够的重视,加之因距离较近,飞机很快来到,绝大部分群众还未来得及向城外逃跑,敌机已临城空。敌机一见城内居民到处奔命乱跑,便以地毯式的轰炸扫射方法,依次由东向西炸,笔者亲眼看到的情况是,那天上午约十时左右,我正步行在进城(家在城郊,距城十华里)的路上,听见紧急警报声后,立即止步对空视察,不一会便看到日机12架呈一字形由东向西飞来,飞行高度约有千米左右,能见度很清晰,当时我便盯着飞行的敌机,见敌机一进入东城墙上空,立即开始投弹扫射,这时爆炸声、机枪声响成一片。敌机投过弹的地方,一股股硝烟尘土冲天而上,敌机从东开始轰炸,一直炸到城西门一带方才飞离。敌机飞离时,才听见马鸿逵预设城内北部空地上的山炮,盲目地发射了一阵炮弹完事。我折返家中不久,城内的一个亲戚便来到新水桥我家告知,我家族中的一个婢娘及其11岁的女孩,均被炸死。当天下午,我的姑父苏锦文和叔父杨鸿泰便请人将这母女二人的尸体抬回老家新水。我看了遗体,我婢娘是弹片穿胸而死的,其女儿是被弹片击中头